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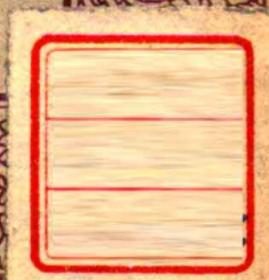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周 禮 正 義

(四十二)

孫 詒 讓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國文書局

第一一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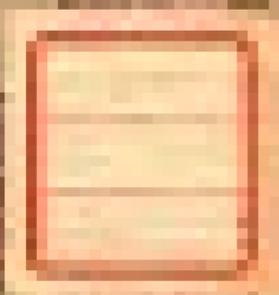
編者 郭沫若

義正禮周

(四十二)

郭沫若譯

行瑞豐會印廣商



周禮正義

(四十二)

孫詒讓著

國學基本叢書

分類

子集

周禮正義

第二十四冊

孫詒讓著

上海河南路
五雲王 人行發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及各地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此書所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CHOU LI CHENG I

BY SUN I JA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周禮正義

卷八十三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小。天〔疏〕匠人營國。方九里者。謂營王都也。賈疏云。按典命云。已下。皆依命數。鄭云。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井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按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焦循云。方九里。以開方計之。徑九里。圍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又其駁異義云。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注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而坊記注。大雅文王有聲箋。並用此說。今按周書作雒篇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每五百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金鶚云。以典命注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鄭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是子男之城。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雒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大雅築城伊瀦。鄭箋以瀦成溝。成方十里。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放乎瀦以爲池。池深廣與瀦等。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

城安得獨大哉。賈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案焦金二說是也。陳啓源、戴震、林喬蔭、說並同。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說成周云。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晉太康地道記云。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十二畝三十六步。此敬王以後王都之制輪。亦不逾九里。而廣復胸焉。足徵此記之爲周制矣。互詳典命疏。王城方九里。積八十一里。地每里九夫。則積七百二十九夫也。王城郭郭里數。經注並無文。案作雒篇云。郭方七十二里。依其說。是郭大於城八倍。於理難信。作雒別本作七十里。金履祥通鑑前編又作十七里。亦皆無分率可說。攷孟子公孫丑篇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國策齊策貂勃說卽墨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又田單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是郭大於城不得過二倍。足證今本周書之譌。以意求之。疑作雒當作郭方二十七里。據典命注說。九里之城。其宮方九百步。則周王宮亦必方三里。若然。宮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於差分比例正合。今本周書二七上下互易。遂不可通耳。依此計之。則郭中積七百二十九里。除城中八十一里。餘六百四十八里。積五千八百三十二夫。通爲國中。又案公羊定十一年傳云。百雉而城。何注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此說復與鄭異。焦循云。雉長三丈。每里爲雉六十。天子之城。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七百二十雉。如何休說。則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五十雉。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六步十五尺有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秋說。與鄭不合。存其異說可也。案焦說亦是也。何說雉長二百尺。與古說並不合。其所說天子城千雉。卽以鄭說雉長三丈計之。亦得十六里有二百步。與經必不相應也。雉制詳後疏。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者。廣雅釋詁云。營。度也。營國以丈尺度其大小。若量人所量是也。賈疏謂丈尺據高下而言。大小據遠近而說。誤。云天子十二門者。四旁各三門。總十二門。月令云九門者。金鷄以爲上公之制。與此異也。云通十二子者。賈疏云。按孝經授神契云。天子卽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慎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謂塗也。經緯之塗。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疏)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者。賈

經塗九軌者。賈

疏云。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焦循云。疏所引。王制文。彼注云。道中三涂。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爲三。疏以此三涂卽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有九。道止有三。每涂九軌。則每道二十七軌。爲步三十有六。其度爲太廣。或三涂分爲三處。則三涂卽是三道。不得爲一道。三涂且每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爲通稱。鄭所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眞界畫爲三。如每門之三涂也。案焦說是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云。孔子用於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是一涂分爲左右中之證。王城旁三門。而涂有九。則每門有三涂。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旁開三門。參塗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門。門三道是也。實則九涂之中。正當門者止三涂。其六皆不當門。蓋並由環涂以達之。注云國中。城內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與此義同。謂王城之內也。云經緯。謂涂也者。賈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云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者。焦循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詒讓案。經無緯涂軌數。鄭知亦九軌者。後文唯云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明緯涂軌數同經涂。故不別出也。方九軌者。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方。並也。謂容並列九軌。呂氏春秋權勸篇云。中山之國有瓜繇者。智伯欲攻之。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史記蘇秦傳。亦云車不得方軌是也。左傳隱十一年杜注云。遼道九軌。孔疏引李巡爾雅注說同。若然。經緯涂亦通稱遼與。云軌。謂轍廣者。阮元云。說文無轍。當作徹。案阮校是也。後經注皆作徹。說文車部云。軌。車徹也。段玉裁云。車徹者。謂輿之下。兩輪之間。空中可通。故曰車徹。是謂之車軌。軌之名。謂輿之下四方空處。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曰。由軌以下曰軌。兩輪之間。自廣陋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者。必以之。由軌以下。自高庌言之。詩言漚軌。晏子言其深減軌以之。案段說是也。車之兩輪間爲軌。因以兩輪所報之迹爲軌。中庸云。車同軌。孟子盡心篇云城門之軌是也。後文云涂度以軌。故此言經緯涂之廣。並以軌計之。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者。乘車六尺六寸。見總敘。左右輪旁各加七寸。共加一尺四寸。是轍廣八尺也。云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者。軌廣八尺。以九乘之。得積七十二尺。以步法收之。適得十二步也。焦循云。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中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五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四尺。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輻

三分寸之二。金鑄之間三分寸之一者。鄭珍云。輻內轂長九寸半。只有二寸半者。以其七寸入輿下也。金者。大穿之釭也。其去內鑿不可太切。使之利轉。故金鑿相去。其間有三分三釐強也。軌以兩輪所踐之迹相距之廣爲度。其度自以牙外邊所及爲限。牙外踐一分。則度廣一分。假令牙不偏出。以三寸半之厚與三寸半之輻股鑿正對。卽所踐之迹亦與股鑿正對。是兩輪之間。止有車廣。輻內輻廣。及金鑿間之數。而軌不及八尺矣。今輻股向外一邊不殺。直入牙鑿。鑿之外邊。有六分六釐強。是多踐六分六釐強。合成軌度八尺。案鄭子尹說是也。輻廣三寸半。輪人注同。此輻鑿深同。皆得捐蔽餘徑之半。故三寸半也。輻內二寸半者。輻距輿之度。輻三分寸之二者。亦輪人文。此牙外出於輻股鑿之度也。並詳輪人輿人疏。又案軌廣八尺。凡兵車乘車田車並同。蓋度涂以軌爲周人度法之要事。必無不斟酌畫一者。此注及總敘注並唯云乘車者。文不具也。至車人大車羊車柏車雖不駕馬。輻廣及輪輻數亦不乘車同。而揆以同軌之義。亦當無異。徹、彼經云徹廣六尺者。自是誤文。鄭於彼注未能刊正。實爲疏舛。不知凡軸上輿下。小車有兩轆。大車有兩轆。輿皆不正輿轂相切。則長轂者或入輿下。短轂者或出輿外。消息之以合八尺之徹。無所不可。八尺之軌。因大小車之通度矣。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疏)左祖右社者。謂路門外之左右。詳小互詳車人疏。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疏)宗伯疏。天官敘官賈疏云。宗廟是陽。

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云面朝後市者。謂路寢之前。北宮之後也。天官賈疏云。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食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案書召誥孔疏引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卽賈疏所本。詳朝士司市疏。注云王宮所居也者。賈疏云。謂經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祖。宗廟者。據小宗伯。云左宗廟。與此云左相同。故知祖卽宗廟也。云面。猶鄉也者。擇人注同。案鄉亦前也。士冠禮注云。面。前也。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王宮必居國城正中之處。故於九經涂常當中經之涂。晏子春秋雜篇下云。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然則宮在國城之正中。立宮與建國方位必相應也。市朝一夫。方各百(疏)市朝一夫。戴震云。以朝百步言之。方步之庭曰外朝。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弓與步相應。其百步宜也。焦循云。考聘禮注。摺與賓相去。公七十步。侯五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當有百步矣。射禮言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乏。各去其侯四十。賓射在路門之外。燕射在大寢之庭。於此張九十步之侯。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

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廷深三倍。當得百五步。亦合也。又云。司市職云。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有三。郊特牲云。朝市之於四方。失之矣。注云。朝市宜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朝市居東。夕市居西。前有三朝。王立之。後有三市。后立之。三朝朝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案焦說是也。依鄭義。王宮三里。前有五門。三朝惟皋門內及路門內。外有朝。自應門至雉門。雉門至庫門。並不爲朝。而宮室府庫所在。兩門南北相距亦當各有百步。則路門之前當有四百步。其後尙有五百步。以百步爲路。寢庭之內朝。又以百步爲王后北宮之朝。餘三百步分建王路寢燕寢。后路寢燕寢。亦並不迫隘也。其後市之制。以此經及司市推之。蓋三市爲地南北百步。東西三百步。共一里。在王宮之北。左右中平列爲之。三市。市有一垣以爲界。故說文文門部云。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門是其證。賈司市疏謂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殆未得其制。又王宮前朝後市。朝在宮九百步內。而市朝則在其外。以其附近宮牆。而建國之初。內宰佐后所立。亦或繫宮言之。故初學記帝王部引尸子云。君天下者宮中三市。而堯鵠居。卽指此宮後之市。非皋門以內更有市也。朝制互詳闡人朝士疏。注云。方各百步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晦百爲夫田。百晦方百步。故方百步之地。亦謂之一夫。三朝朝各方百步。三市市亦各方百步也。知非以百步分爲三朝三市者。百步凡六十丈。三分之。每一分止得二十丈。朝市衆人所集地。太隘則不能容。故知不然也。賈疏云。按司市市有三朝。總於一市之上爲之。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爲大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案賈以市一夫爲專指市朝。司次介次吏所治者言之。司市疏亦謂列行肆之處。居地多。在一夫之外。不知王城止九里。本不甚大。則以三百步之地爲市。未爲太狹。凡商賈列肆。及販夫販婦。蓋皆羣萃於此三市之中。不徒市吏次舍也。惟諸貨物之廩。則當於市旁相近隙地爲之。雖亦市吏所掌。而不在三夫之內。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廩人之廩布於次布總布之外別爲征斂。亦其證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性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疏〕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云。五府者。夏謂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夏后氏世室。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三輔黃圖云。明堂。夏后曰世室。隋書牛弘傳明堂議引漢司徒馬宮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是漢儒舊說亦以世室爲卽明堂。云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者。三代明堂之通制。皆四面爲四堂。世室四堂。此其一面脩廣之度。四堂全基正方。鄭注以廣脩之數爲全基之度。則堂爲櫛方形。非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云。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

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備。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譬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閒俗儒。信情加減。據愷議。則六朝舊本。並作堂脩七。無二字。黃式三云。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以堂脩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宇文愷所規。固得其實也。俞樾亦云。堂脩二七。二字衍文。宇文愷曰。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則隋時古本並作堂脩七。鄭本亦當如是。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當據宇文愷諱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玄堂。其東青陽。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五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室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室基方十四步。案黃俞兩家據宇文愷議考定經文。最據此經廣脩之說。亦當以俞氏爲允。依其說。則夏世室全基正方一百六十八尺。身周明堂爲亞字形者異也。牛弘議又引馬宮說。謂夏后氏堂廣百四十四尺。以步法六尺除之。則二十四步也。其義牛氏亦謂未詳。今考馬謂周明堂廣二百十六尺。爲二十四筵。蓋以兩堂三室。東西合并計之。是周度以筵。其廣二十四筵。夏度以步。廣亦二十四步。比例相同。若然。馬意世室亦兩堂。堂各七步。中三室合十步。并之爲二十四步。分率及度法與明堂正同。三室所以得有十步者。疑闕隔室各三步。中室則四步。蓋馬釋三四步之義如是。而四三尺之度則不計。似亦謂包於三四步之內。但不審其意云何。又馬謂周堂廣二十四筵。而以十六筵爲兩序間。則世室廣二十四步。亦當以十六步爲兩序間。馬說大意約略如是。於此經義。未必密合。然可證馬氏所見本亦作堂脩七。故每堂止以七步入算。與明堂每堂九筵七筵同也。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郊宮明堂員。主地法夏。而王郊宮明堂方。主天法質。而王郊宮明堂內員外備。主地法文。而王郊宮明堂內方外衡。今考三代明堂。制雖不同。而皆爲方形。董子所說。亦與此經不合。注云世室者。宗廟也者。鄭謂此世室卽夏宗廟。與殷路寢周明堂相配也。玉海郊祀禮記外傳云。夏謂太廟爲世室。不毀之義。卽本鄭義。戴震云。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

相因。異名同實。明堂在國之陽。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世室猶大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孔廣森云。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禘。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古者世太字多通用。阮元云。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尚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案戴阮二說是也。公羊文十三年。經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世作大。穀梁傳云。大室。猶世室也。周曰大廟。魯公曰大室。羣公曰宮。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此宗廟之世室。與夏明堂名同而義異。周宗廟與明堂不同制。詳後。云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者。明堂位云。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卽鄭所據也。云此用先王之禮者。賈疏云。世室用此經夏法。白牡用殷法。皆是用先王之禮也。詒讓案。鄭言此者。證夏宗廟爲世室。魯廟卽法夏制爲名也。云脩。南北之深也者。周髀算經趙爽注云。從者謂之脩。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云。南北曰從。故此經亦以南北之深爲脩也。云夏度以步者。據下有五室三四步之文也。云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者。賈疏云。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爲脩十四步。四分之二。取十二步。益三步。爲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二步半。添前五步。是十七步半也。孫星衍云。六尺爲步。二十七十四步。南北得八十四尺也。八十四尺而四分之。其一得二十一尺。以益八十四尺。東西爲百五尺也。俞樾云。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以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案俞說是也。鄭嫌堂脩七太狹。因疑其當爲二七十四步。而經無文。故爲假令之辭。凡注言令者。並是經文不具。而鄭以意補之。若輪人牙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以經無牙厚之文也。賢輶注云。令大小穿金厚一寸。以經無大小穿金厚之文也。置輻注云。令輻廣三寸半。以經無輻廣之文也。堯氏爲鍾注云。令衡居一分。以經無衡居一分之文。馨氏注云。假令馨股廣四寸半。以經無馨股廣幾寸之文也。此經云堂脩七。不言二七。故鄭補之云。令堂脩十四步。若如今本云堂脩二七。則其爲十四步甚明。何藉爲假令之辭乎。然鄭此說。其誤有三。一則經云廣脩。本爲四堂每面一堂之度。鄭誤以爲四堂五室之通基。遂令一代布政之宮。尺度迫隘。形制不稱。且脩廣異度。四堂不方。尤爲非制。二則橫增二七之數。不直據經文。而假設爲說。有乖經義。三則廣四脩一。經文本明。而猥云四分益一。增字成義。說尤牽強。故宇文愷議。亦據馬宮言。謂此經廣脩止論堂之一面。三代堂基並方。傍鄭說與古違異。今案殷周堂皆四

出。雖不正方。然世室之制。自當如愷議。俞樾亦云。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並足正鄭注之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上

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疏〕五室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云三四步四三尺者。鄭漢勛云。室各方四步。中一室。隅四室。是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三室之廣。故言三四步也。五室東西凡四墉。南北亦四墉。墉厚三尺。故言四三尺也。黃以周云。

五室室各四步。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案鄭黃說是也。沈夢蘭俞樾說三

四步亦同。蓋五室惟土室在中。四室分居四維。室方四尺。而墉厚三尺。土室之四墉。與四室之四墉。廣脩相接。是四墉合三室而占地十四步。後文云墉厚三尺。亦其證也。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夏堂廣度不以四三尺入算。疑漢人舊

說已有以此爲五室之墉者。但以爲包於室廣之內。故於三四步之度無所增益耳。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者。三輔黃圖說明堂同。牛弘議引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

注云。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是五室沿五府之制也。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明堂云。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案據書緯五府之說。則夏殷以前。當已有五帝五神

之祭。若然。夏世室五室。象五行。亦兼爲合祭五帝五神之宮也。云三四步。室方也者。謂一室之方。鄭意中太室。方四步。旁四室。皆方三步。經云三四步。卽室方或三步或四步也。云四三尺。以益廣也者。謂以四尺益中太室之廣。

以三尺益旁四室之廣。經云四三尺。卽或益廣以四尺。或益廣以三尺也。依鄭說。則五室並楹方。故賈後疏謂世室室東西廣於南北。今攷定世室五室亦正方。與周明堂同。鄭賈說並失之。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

室於西北者。明四室分居四維。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說明堂五室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與此義略同。焦循云。鄭易繫辭傳注云。天一生水

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

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於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並。故世室正北有水室。西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室。東南又有火室。正東有木室。東北又有木室。正西有金室。西南又有金室也。以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

已火居東南。申金居西南。亥水居西北。亦其義也。黃以周云。明堂五室法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於乾金。而六成之於坎。故乾爲水室。坎爲水堂。於支爲亥子。三木生於艮水。而八成之於震。故艮爲木室。震爲木堂。於支爲寅卯。二火生於巽木。而七成之於離。故巽爲火室。離爲火堂。於支爲巳午。四金生於坤土。而九成之於兌。故坤爲金室。兌爲金堂。於支爲申酉。其象如此。案焦黃說。並依五行生成數以推鄭義是也。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說明堂九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則依九疇數爲方位。卽漢人之九宮數。宋人以爲洛書數者也。依其位推之。則四正之九七。金與火兩易。四維之二四。東南與西南互更。鄭所不據也。又案凡世室重屋明堂五室。旁四室並隅列。鄭說不可易。蓋古人寢室。本有東房西室之制。則室固不必皆居正中。況土室已在中央。則四室自宜讓而居隅。彼此乃不相蔽礙。揆之形制。理自無疑。藝文類聚禮部引三禮圖說周明堂五室云。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正中。此以四室居四正。與鄭說不合。魏書李謐傳明堂制度論。亦駁鄭說云。龜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非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既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交。出何經典。依禮圖及李說。並以四室移居正中。則四室環列中室之外。由四堂而入。必經四室。而後可至中室。且中室四面蔽礙。不能納光。其不可信明矣。云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者。謂四室方各三步。又各益以三尺。則方三步半也。焦循云。以算推之。四隅室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云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者。土於五行。位中央。故土室在中央。鄭意五室以土爲最尊。故方四步。廣又多四尺。較旁四室方多一步。廣多一尺也。焦循云。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丈四尺。云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賈疏云。以其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案鄭賈說以尺益步。取數畸零。亦非經義。九階。南面三。〔疏〕九階者。說文阜部云。階。陞也。此亦明堂三代之通制也。北史封軌傳明堂。亦非經義。九階。南面三。〔疏〕堂。說文。九階法九土。賈疏云。按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殿差之。夏人卑宮室。故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案疏述賈馬說。九階爲九等階。則階數與鄭不同。蓋謂南面亦二階。四面共八階矣。藝文類聚禮部引徐慶明堂議云。四門八階。卽用賈馬說也。依後注。則夏堂崇一尺。爲一等階。於度太卑。恐不足據。竊疑世室重屋之階。當同高三尺。而爲三等。呂氏春秋列類篇云。明堂土階三等。卽據夏殷制言之。賈馬說亦非。詳後疏。其階之廣。經無文。宇文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云階闊六尺三寸。未知是否。牛弘明堂議云。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者。賈疏云。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

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孔廣森云。管子君臣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惟賓階階階者異也。俞樾云。四堂之制如一。何以南面獨多一階。蓋土室戶牖兩鄉。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于土室。則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爲十二階。惡知此意哉。案孔俞說是也。宇文愷議引禮圖。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愷謂其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失之。

四旁兩夾窓。窓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窓。

〔疏〕四旁兩夾窓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孔廣森以四旁兩夾爲句。云四旁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卽所謂左前曰玄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今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隅室之墉。卽序也。个卽箱也。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遠也。阮元亦云。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梓人爲侯。侯有上兩個下兩個。亦皆具旁夾之形。卽廟寢之東西箱東西夾也。俞樾云。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夾與介義通。案孔阮意是也。俞樾黃以周讀同。此明四堂有八个之義。與月令文正相應。孔氏謂兩夾與八个爲一制。通四正堂爲十二堂。其說甚是。鄭以爲記五室八窗之制。非也。旁。阮謂四堂之旁。亦墉。兩夾在隅室之前。卽堂兩序之外。故云四旁兩夾。世室全基正方二十八步。中五室爲地方十四步。每面之堂。與兩夾亦通廣十四步。夾之外墉與隅室之牆正參相直。與重屋明堂之制同。惟世室四旁兩夾之外。各餘地方七步。以爲堂址。殷周則四堂外出爲亞字形。夾外墉之外無餘地。制小異耳。江永云。序外之室。儀禮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注疏或言夾室者。因雜記下豐廟章及才戴禮豐廟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夾又名爲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皮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昭四年傳。豎牛置饋于个而退是也。戴震云。釋名釋宮室。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也。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

也。案夾个之義。當以江氏爲正。凡廟寢之夾。在左右房外。夾堂爲之。明堂則在隅室之外。亦夾堂爲之。夾惟後三面有壁。前一面接東西堂者則無壁。其制似室而非室。故聘禮公食大夫禮。及事顧命。謂之東西夾。此經謂之兩夾。皆不云夾室。諸侯豐廟禮之門夾室。江氏謂夾與室爲二。而大戴禮禮記盧注則以爲門夾之室。近。陳喬樞黃以周並從其說。二義未知孰是。要東西夾之不全爲室制。則尙無疑義。鄭儀禮禮記注。及釋名。並云。夾室者。通言之耳。析言之。夾之前無壁者爲東西堂。謂之个。亦謂之箱。觀禮記。凡俟於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是也。統言之。則隅室之外。盡於東西堂廉。通謂之个。謂之箱。月令鄭注釋左右个並爲堂偏。明是堂序外盡東西堂之通名矣。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之左右个。並釋爲隔。而云某某某頭室者。此亦沿夾室之稱。故云堂頭室。卽指東西堂後言之。與五堂固不相涉也。至明堂本無房。而呂覽高注云。明堂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李謐明堂制度論云。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卽寢之房也。今案。个卽寢之東西夾。與房迥別。高氏知个在堂兩頭。而誤拈房名。李氏則直以个爲夾四室。似隱據事顧命僞孔傳東西房卽東西夾之謬說。與古制殊不合。賈思伯明堂議又謂四維之室。卽是左右个。兩堂共一室。四室卽是八个。其說亦誤。詳後疏。隋書禮儀志又載梁武帝說。謂左右个別爲小室。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說尤謬。不足論也。又案夾內則謂之達。故明堂八个。亦謂之八達。張衡東京賦云。八達九房。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薛綜注以八達爲八窗。文選李注亦同。非也。達字又作闔。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八闔九室。猶張賦云八達九房矣。注云窓助戶爲明者。釋名釋宮室云。窓。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說文穴部云。窓。通孔也。窗部云。窗。在牆曰牖。在屋曰窗。重文窗。或从穴。片部。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案此窓乃窗之假字。卽所謂在牆曰牖。三輔黃圖云。八窗卽八牖是也。在屋曰窗。謂於室屋葢字之上。開窗爲明。亦謂之中窗。與牖義別。云每室四戶八窓者。胡培壘云。爾雅釋宮。戶牖之閒。謂之辰。事顧命。牖閒南嚮。古人宮室之制。內爲室。外爲堂。牖戶皆在堂之南壁。向堂開之。戶在東。牖在西。明堂之牖曰窗。則室之四房皆有之。夾窓又名達鄉。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達鄉。天子之廟飾也。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八窓。爲四達。孔疏。達。通也。每室四戶八窓。皆相對通達。故曰達鄉是也。明堂每室八牖。其餘廟寢之室。止有一牖。賈疏云。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窗也。案依鄭賈說室有四戶八窓。則室旁各於正中爲戶。左右兩窓夾之。此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又引明堂月令云。室四戶。戶二牖。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三輔黃圖云。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四闔者。象四時四方也。白虎通義辟雍篇。

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淳于登說。孝經授神契說。明堂。並有八窗四闔。達闔字亦通。此四闔卽四戶。與它書云八達八闔爲八個者不同。明堂堂室深遠。非多爲戶牖。不足以通出入而納光明。鄭以四旁兩夾窗句。雖經讀不合。然四戶八窗之制。古說並同。不可易也。至大戴禮記盛德篇又云。明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續漢志注引新論云。明堂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明堂月令論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三輔黃圖及明堂制度論說並同。此以九室每室四戶八牖計之。故有此數。與此經五室二十戶四十牖制異。九室之說。義不可通。鄭所不從。詳後。阮元云。大戴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白盛。髮灰也。盛之言成也。以髮〔疏〕白盛者。孔廣森讀窗白盛爲句。云大戴禮盛德明堂月令云。室四不合也。白盛。灰聖牖。所以飾成宮室。〔疏〕戶。戶二牖。赤纁戶也。白纁牖也。白盛卽所謂白纁。獨言此者。明其尙潔質。案孔據盛德記白纁牖。證此經當以窗白盛爲句。牖不可易。阮元、俞樾、黃以周讀並同。窗白盛。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白盛。自指每室八窗言之。古書說明堂之制。多以五室四堂。各負其方色。宇文愷明堂記引黃圖云。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藝文類聚禮部引桓譚新論說明堂。亦云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四鄉五色者。象五行。今以青陽玄堂諸名推之。從方色之說。於理可信。世室之制。當亦如之。然則自西方堂室外。不皆白色也。此經白盛之文。自專指窗而言。明四堂五室。塗飾異色。而牖則同爲白色以取明。大戴白纁專言牖。其明證也。自鄭注失其句讀。而古制晦矣。注云髮灰也者。賈疏云。地官掌髮。掌供白盛之髮。則此髮灰出自掌髮也。云盛之言成也者。掌髮注義同。云以髮灰聖牖。所以飾成宮室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聖。釋名釋宮室云。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鄭意世室墉壁。並先以泥塗牆。而後加髮灰。爲三代明堂之通制。然據爾雅及守祿文。則以聖飾牆。乃廟寢恆制。儻世室四堂五門堂三之一。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室通爲白牆。經不必特著其文。此亦足證鄭說之誤矣。門堂三之一。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疏〕門堂三之二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凡廟寢制亦略同。門堂者。四門門塾之堂。明堂有四門。每堂謂之塾。門內外左右共四塾。左塾之左廉。與右塾之右廉。相距之度。蓋與正堂之廣度正等。三之二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二。爲一堂之脩。以正堂之廣。三分取二。爲二堂之廣也。依俞氏所定世室正堂之度。取三之二以爲門堂。則每堂脩四步四尺。廣九步二尺。合左右二堂。廣十八步四尺也。內塾外塾脩廣之度同。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者。明此三之二。卽承上正堂脩廣之度。三分之。取其二分也。云令堂如上制者。卽上注謂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半。爲假令之數是也。云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者。賈疏云。以十四步取十二步。三

分之。得八步。二步爲丈二尺。三分之。得八尺。以六尺爲一步。添前爲九步。餘二尺。故云南北九步二尺也。云東西十一步四尺者。十七步半。以十五步。得十步。餘二步半。爲丈五尺。三分之。得一丈。以六尺爲一步。餘四尺。添前爲十一步四尺也。焦循云。此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二丈七尺有奇。廣四丈八尺也。周明堂。則脩七尺。廣九步也。詒讓案。鄭釋正堂廣脩之根數未合。而所定門堂與正堂差減分率則是也。諸經其意。蓋以南北九步二尺爲一塾。通堂室之脩度。而東西十一步四尺。則二塾堂廣度之合數。分之。每塾堂廣五步五尺也。何以言之。凡塾堂後爲室。則室脩度自減於堂。而堂外無左右房。則室廣卻當與堂廣度等。是室脩減而廣則不減也。故下注以室三之一爲室與門各居一分。蓋猶言塾與門各居一分。合兩塾及門。與正堂之廣正相埒也。通典吉禮說周明堂門堂之制。以每塾各得正堂三之二計之。依其率以釋世室。則當以十一步四尺爲一塾之堂廣。不知室廣卽堂廣。今堂廣三之二。而室止居堂廣之半。則其所餘之半復爲何地乎。且合兩塾及門之廣。將增於正堂三分之二。占地太廣。鄭義必不如是矣。引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郭注云。夾門堂也。詩周頌絲衣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常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李如圭云。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焦循云。門堂之制。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冠禮云。簟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玄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無疑也。其謂之塾者。說文作墼。云。射泉也。讀若準。又云。梁。堂塾也。蓋塾爲築土成埒之名。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爲階。兩塾築土。高於中央。故謂之塾。絲衣詩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堂而告也。案焦氏攷定門堂之制甚嚴。此門堂者。亦謂門塾之堂。門基異。周頌絲衣云。自堂徂基。堂卽門側之堂。基則門中平地。假令門中亦得稱堂。則詩言自堂徂基。將爲自基徂基。於文不可通矣。編攷書傳。門中與地平。無堂之名。且合門基與兩塾廣度。當與正堂同。於制乃適。稱儻門堂卽是門基。則全基減於正堂三分之一。於制尤爲不稱。以此經及詩。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室三之一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室。謂雅互相證。門堂之爲兩塾。可無疑矣。室三之一。居一分。門兩塾之室也。張惠言云。門堂棟當阿。亦五架爲之。則前後各以一架爲室。一架爲堂。案張說是也。凡門塾亦前堂後室。與正堂同。三之一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一。爲每門室之脩。卽門堂之半也。其廣當與門堂同。以一室言之。亦得正堂三之一。於差率仍無悖矣。今以